

【读家心闻】

一段艺林往事的回响与重估

□薛原

读唐吟方的《雀巢语屑》等现代艺林轶事掌故的札记，江南文人的轶闻记住了零星一二。今年暑季在杭州正好遇到浙江美术馆主办的《百年定庵》和沈定庵藏徐生翁作品大展，得以近距离观赏了他们的作品真迹原稿，尤其是沈定庵晚年写的那些长幅巨制，看上去巍峨壮观，这是只看书里的插图难以感受到的。

在展厅中被那些巨幅隶书作品震撼的同时，也勾起之前读唐吟方关于沈定庵隶书的印象，从杭州回青岛后，又从书架上抽出唐吟方的《雀巢语屑》和《艺林烟云》细细阅读了一遍。关于沈定庵其人其字，唐吟方的评价再读依然令人眼前一亮：沈定庵隶书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佳，瘦硬骨健，血肉亭匀，风采特盛。而在书法之外，“定庵既好结交老辈，又深心与书坛后生新秀往来。八十年代初，韩天衡、朱关田、周志高尚为书坛新人，定庵即驰书求书印，且于诸君书称赏有加。此可见定庵不独身怀绝艺，亦有识人慧眼。”

与《百年定庵》大展同时举行的还有沈定庵藏徐生翁的作品展。徐生翁是沈定庵的老师，但师生俩的书法作品风格与气象悬殊。关于徐生翁和沈定庵，唐吟方的《雀巢语屑》(2004年版)一书里有如此描写：“浙江绍兴徐生翁，近年出版物已列其为二十世纪经典书家之一，身后隆重，实非其本人所能梦寐。”与沈定庵隶书的风采相比，徐生翁的书法显得清寂枯冷，曲高和寡。唐吟方说：“民国时期最先赏识生翁者，邓散木。黄宾虹亦生翁赏音，五十年代宾虹见生翁书，谆谆邀生翁来浙美任教。沈定庵，生翁高徒，收集乃师墨迹不遗余力，虽寸缣尺素，必珍之；持师墨迹乞沙孟海、陆维钊品题；为生翁撰年谱，再三作文推介。生翁身后之名，得定庵之力甚多。”不过唐吟方还说：“沙孟海、陆维钊不喜生翁书，云：成人何必学孩儿，求所谓的稚拙。”

对比阅读沈定庵的《定庵随笔》一书，确实如唐吟方所说“生翁身后之名，得定庵之力甚多”。沈定庵在《青藤今日有传灯》一文里如此介绍自己的老师徐生翁：曾有北洋军阀河南督军某出重金聘先生去做他的代笔，被他严词拒绝。先生为人敦厚正直，从不趋炎附势，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，绍兴沦陷，先生的爱子被日寇杀害，国仇家恨，令老人悲愤不已。因先生家里人口多，无力远避，日常依靠糊火柴盒再种些园茶艰苦度日。日寇、汉奸迫其写字作画，先生漠然以对。后来汉奸楼某出巨资索其字画，先生凛然拒绝……先生曾作荷轴寄赠远在浙西的挚友沈红茶先生，画上题《不染》以明志。由此可见徐生翁的个性特色。而沈定庵撰写的《徐生翁先生年表》，也勾勒出徐生翁的生平履历和艺术呈现。

在《定庵随笔》一书的正文前，有一篇柯灵撰写的序言，在这篇序言里，柯灵说，有一段时期，他对书画忽发雅兴，就向沈定庵求过字，写的是鲁迅的七律，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那一首。他还通过沈定庵求到徐生翁先

生一幅奇拙疏犷、别开生面的菊花，另从文物铺里淘到一幅生翁先生的字。徐生翁的艺品和人品双绝，西湖岳庙大门口曾有一副徐生翁撰写的楹联：“名胜非藏纳之处，对此忠骸，可半废西湖祠墓；时势岂权奸能造，微公涅臂，有谁话南渡君臣。”柯灵说，他曾听画家张光宇、书法家邓散木多次谈论徐生翁，心折至五体投地。据说黄宾虹对徐生翁也佩服备至，但阳春白雪，知音难得，在名利场上，徐生翁相当索落寡声，终生淡泊自甘。“定庵曾立雪徐门，生翁也到了耄耋之年，才破例授徒。定庵虚心受业，执礼甚恭，而终于实至名归，在书坛享誉之盛，青出于蓝。”柯灵的这段评价可以说是徐生翁和沈定庵师生俩的至高赞誉。

在《定庵随笔》里有一段关于潘天寿与徐生翁的记叙也可圈可点：20世纪60年代初期，当时沈定庵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，一次议及在三味书屋、周家老台门、鲁迅故居等处所欲各悬挂匾额一方，并请名家题字。沈定庵心仪潘天寿铁钩银划，斩削峻悍的书风，提议请潘老题字。不久就收到了潘天寿的题字，还附了一封信，信中有这样一句：“我的字不好，请徐生翁先生写才好。”沈定庵读此信后深为感动：“潘老乃一代大家，却如此谦逊，又这样推重我的老师，实属有真学问者的美德。”另外，关于徐生翁的绘画，黄宾虹有如此评价：“以书法入画，其晚年所作画，萧疏淡远，虽寥寥几笔，而气韵生动，乃八大山人、徐青藤、倪迂一派风格。为我所拜倒。”

在《艺林烟云》一书里，唐吟方记叙了绍兴收藏界独好定庵，以为以彼之资历，若名家弟子，前后交往者皆文艺界胜流，如沙孟海、陆维钊、丰子恺等，又曾为兰亭书会首任会长，晚年闭门著《绍兴近现代书画史》，近三十年来绍兴艺坛，实无第二人，故视其墨迹为硬通货，市场现定庵字，必有藏家出重值购藏。”

艺术的传承从来不只是笔墨技巧的延续，更是人格精神与文化血脉的接续。徐生翁与沈定庵师徒二人恰似时间之河的两岸。一岸是孤绝的峰，岩层中封存着远古的沉寂；一岸是奔流的河，将山体的矿脉携向丰饶的平原。先生是那座“孤峰”——他的艺术，是一种极致的“内敛”。那不是风格的选择，而是生命在逼仄的生存中，向内爆破，直抵文明源初的“太古之静”。而学生，则是那条“长河”。他懂得山的沉默，更懂得将山的魂魄化作滋养大地的流水。他的巍峨巨制，不是简单的放大，而是将老师守护的“静默本源”，转化为一个时代能听见的“雷声”。

这师徒二人，共同完成了一场艺术的深呼吸。徐生翁是深长、孤寂的“吸”，将千年文脉的精魂敛于方寸之内；沈定庵则是磅礴、舒展的“呼”，让古老的气韵在当代的天地间重新激荡。他们的相遇，不仅是艺术的薪火相传，也是一次文明生命的完整演示——它必须在“回溯本源”与“面向未来”的永恒张力中，才能得以延续与新生。

艺术的长河之所以奔流不息，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——他们或清寂坚守，或躬身传承，用一生的执着，在时光中刻下深深的印记。

□孙道荣

作业写到一半，钢笔又没墨水了。

这感觉很像一个种地的农民，地犁了，种子播了，老天爷却不下雨，只能挑水浇苗。我呢，只能赶紧跟同学借墨水。

同学拧开笔杆，捏住笔墨囊，笔尖对着我的笔尖，轻轻一捏，一滴墨汁，就像一滴甘露一样，从他的笔尖，滴进了我的笔尖。我的干枯的笔，又能自由书写了。我的心，也润润的。

那时候家里穷，到了初中，才有了人生的第一支钢笔。刚上初二，笔尖就裂开了，像一件劣质衣服上乱纷纷的线头，毛毛躁躁。写出来的字，又粗，又难看。这还不是重点，因为笔尖裂开，写字的时候，就很费墨水，而对一个乡村孩子来说，墨水太金贵了。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买墨水，一瓶墨水，至少要用一学年，根本不够用。经常是写着写着，又没墨水了。以致无论是平时写作业，还是考试，都不敢多写，更不敢乱涂乱画，生怕墨水用完了。在我的字典里，所谓惜墨如金，就是舍不得用钢笔写字。

那年月，虽然跟奶奶一样，我从小就会了省吃俭用，但奶奶还是经常为粮仓里没有米而犯愁，我为钢笔没有墨水而焦虑。米不够了，奶奶会在锅里多加几瓢水，熬一大锅稀得不能再稀的稀饭，将一家人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填满。我也常用这个办法，在墨水瓶里加一点水稀释，这样一瓶墨水就能多用一些时间，因而我的钢笔写的字，比别人的字迹都要浅淡。有时候，钢笔里的墨水用完了，墨水瓶又不在身边，只好继续用这个方法，吸一点水进去，还能坚持再写一会。只是我的钢笔里的墨水，本来就因为加过水已经很淡了，这时候再吸了水，笔迹就更是淡得几乎看不出来。有一次小测验，刚写到一半，钢笔又没水了，只好吸了两滴清水进去，卷子上的笔迹变得更淡了，几乎看不出来。那次考试，我却考了全班第2名，老师并没有因为我的卷面太淡，而扣我的分。

实在没辙了，就跟同学借墨水。

向比你家还穷的同学借墨水，就跟向一个自己都揭不开锅的人家借米一样，除了同病相怜，只有失望。但我们班有个同学，家是镇上的，爸爸在变电所上班，每学期他爸爸都会给他买一瓶英雄牌墨水。几乎全班的同学都跟他借过墨水。他也很大方，不管是谁，不管任何时候，你带着钢笔走到他跟前的时候，他就明白你要干什么了。他拧开笔帽的姿势，真帅！他将自己的笔尖，对着我们的笔尖的时候，专注的样子，真迷人！多少年过去了，那一幕幕借墨水的样子，我都难以忘怀。

每天上学前，他都会将钢笔吸满墨水。他自己根本写不了那么多字，他的一管墨水，怕是一多半，都写在了别人的课本上。他从不吝惜，偶尔隔壁班的同学来跟他借墨水，他也至少给人家挤一两滴。他的人缘因而特别好。

有一次，我上他家玩，看见他给钢笔吸墨水，只见他将整个笔尖一直伸进墨水瓶底，捏住墨囊，放，捏，再放，再捏，直到将墨囊吸满。我打墨水，从来只敢将笔尖的三分之一没入墨水中，轻轻捏一捏，墨囊里吸进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墨水，就舍不得再吸了，哪里敢像他这么豪放奢侈？他吸好了墨水，并没有盖上瓶盖，而是对我说，你也打点墨水。

我从破书包里摸出钢笔，拧开笔帽，将笔尖伸到墨水瓶里，像我以往吸墨水一样，只伸进去三分之一。他见状，从旁边摁了一下我的手，将笔尖整个伸进了瓶底。“这样才能吸满”，他说。我的那只笔尖裂开的钢笔，第一次全身淹没在了墨水中。我一捏一松，它就喝得饱饱的了，像一个饿汉，第一次可以敞开肚皮，大口吞咽。那一刻，我忽然鼻子发酸，想哭。也不知道是感动，还是因为别的。

【逆旅拾光】

借墨水